

作者亲笔信

追寻金色鳞片

于潇浩

一切写进了书里,用科学的骨和文学的肉去丰满它们,但是总觉得海洋和海洋人的故事还没写透。

在写作《海上漂来你的信》时,我写了我国第一艘海洋科考船——东方红号,写了航天测绘船——远望号,妈妈曾经待过的船——大洋一号,有个男孩儿的梦系在那里的科学号,还有我最熟悉的蛟龙号和雪龙号。

大家可能以为,我生活在海边,父母又都是专业人士,我写起这方面一定手到擒来,然而实际上并不是。我需要在意识的海洋里寻寻觅觅,翻开礁石,用手电筒去沙滩照耀螃蟹留下的小洞,在月的清辉下,凝视一艘艘船,它们像似黏在水面上,可是却庄严缓慢地移动。

科考船有着严格的筛选要求,我除了参观,不能跟随航行。为了深入到海洋的最深处,我跟着渔船出海,凌晨3点在码头,漆黑中,几个亮着烟头的男人凑过来,一招手,我就跟着他们上了船。船上没有厕所,一整天我都不能喝水。幸好我不晕船,全神贯注地记录着海水的变化、浪的涌荡,渔民介绍哪块礁石是鱼窝子,怎样看云彩辨认风暴……但渔船和科考船毕竟不同,野生的“科考”似乎没什么用。

家里的橱柜里摆着一只搪瓷缸,从我小时候就在那里。当爸爸得知我要写一本科考的书时,郑重地把它拿出来,爱惜地在手里旋转。杯沿上的搪瓷都已经掉了,可是他却不让我碰一下。那只杯子大有来历,它和我的出生有关。1981年,爸爸跟随东方红号海洋实习调查船出海,船上遇到大风浪,船差点儿倾覆。等他九死一生回到青岛时,邻居告诉他,“媳妇有喜了”。我经常感激大海没有夺走我的爸爸,同时也暗暗觉得自己是海的女儿,是海送给爸妈的一个礼物。

这个故事我早已知道梗概,但是他此刻才缓缓告诉我,在那艘船上,有人去世了。王成海、叶立勋两位英雄的事迹,重新回到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我记得有一阵子爸爸总是出差作报告,说讲的是海洋大学里两位为科考牺牲的英雄的故事。其实我记不住具体的细节,却记得其中一位英雄有个五六岁的孩子,那男孩儿满脸懵懂地问:“爸爸哪儿去了?”每当讲到这里,爸爸都停下来,因为再讲下去,他可能落泪。

初中的时候,妈妈跟随大洋一号出过一次海。给我寄来了一本手写的海上日记,记得她在粗糙的本子上,用简笔画般的笔触画下了海上日出,和跳跃而起的海豚,还有在甲板上变换颜色的章鱼……我觉得她的工作浪漫极了。当时我就对出海充满神往,甚至粗浅地认为,出海就像坐着游轮旅行一样轻松。

海是离大部分人极其遥远的所在,然而,没有人知道,即使是生活在海边的人,对海也知之甚少。大家只知道享用海无私的那一部分——海鲜、美景,却无人探究海面下发生着什么。洋中脊、海沟、大陆架、冷泉、热液区……随着这些专有名词跑到我的笔下,大海打开了盖子,我这个海的女儿,才第一次回到龙宫中去。

我已经决定,像父母一样把一生奉献给大海,他们用科学回报,我用文学回报。我盼望着犹如一尾鱼,灵动地游入大海的每一个褶皱,并捧回珍宝送给你们——每一个在读我的人。

巧合的是,我的名字也将我比喻成鱼。于,谐音鱼;浩,形容水流平静清澈,小鱼在这样的水中自在游弋,舒展自如。我真的成了我的名字,或者说,这个名字也是大海的一个礼物,我始终应答着她的馈赠和祝福。

亲爱的你,或许不知道,我又要上路了,去寻找金色的鳞片。是,又一片。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夏至已至,野外的小生命们到了最旺盛的生长季节,到处是绿草野花儿,到处是爬虫飞虫,我最喜欢这个时段了。草丛中的世界,远比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那根草穗上,瓢虫和螽斯怎么回事,我看到的时候,它们已经跑到了一起。螽斯大概是在晒太阳,大腿几乎都伸开了,一看就是放松的状态。瓢虫爬过来,由于速度太快,来不及刹车,一下子碰到了螽斯。螽斯大怒,转过身来:为什么撞我?瓢虫一脸的天真:哪儿是我撞的啊。螽斯更火了:这没别人,还会是谁?蚂蚱?臭蟀?螽斯又往前走了一步:再举嘴,信不信我把你扔下去!瓢虫这才软了下来,道了歉,转过身来。螽斯也继续晒太阳。

旁边的红干层有些木讷,对季节一点也不敏感,才刚开始换新装,旧衣服还穿着,灰绿色,土了吧唧的。树枝上满是去年的收成,它舍不得放下,不知还等待什么。我细看,土里土气,像村子里的工匠烧制的腌咸菜的坛子,土褐色,器型不很规整。比那个刺蛾的蛹壳差远了。

刺蛾真的是工匠大师。那些小陶罐一样的壳子精致而坚实,在树干上,几年都不坏。这样的小罐子,没人收集起来,真的太可惜了。蜻蜓可以带回去,做水杯。蝴蝶更应该珍惜,插花再合适不过了。我向旁边看去,恰好有几朵小花儿正开着,如米粒般。我折了一小枝,小心插好,那粗黑的树干一下子亮堂起来。

附近的蓬草长得真是茂盛,还有规模,像小松树林。草蛉穿着绿色的长裙出来,像和谁捉迷藏。也许就是和我,它在考验我的眼力。它的身子也是绿色的,落在草秆上,就成了漂亮的草;飞起来,就像一截草随风飞舞。它的眼睛很大,和它的小脑袋不成比例,而且是古铜色的,亮闪闪。我早就发现了它,可它还在那里装模作样。

我为那只蝴蝶在草丛中蹲了很长时间,可它不紧不慢,翩翩而飞,和我若即若离,我不敢站起来,那样蝴蝶会离我远去。意外的收获是来了一只蜻蜓,就落在我眼前的草穗上。它虽有复眼,但肯定没发现我。它落下,休息,好闲适啊。我能看到它歪着脑袋研究脚下的草穗,面带微笑,还用前面那条左腿,或者叫左手,轻轻抚过草芒。

植物下面潮湿灰暗,但烂叶子中钻出了两朵小蘑菇,一高一矮,相互依偎着,就是一篇童话的结尾: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生活。

这些小生命真好玩儿啊,可惜好多人看不见。看见了也不知道哪里好玩儿。

那次影展,我提供了一张照片,画面只是一片孤零零的树叶,鹅掌楸的叶子,很像一件小衣服,被树枝挑着,在晾晒,背景蓝色,天气多好啊。可是,多小的孩子才能穿上这件小衣服呢,想想,不禁莞尔。我给照片起名为“童话”,一位观众问,明明是一片小树叶,为什么叫“童话”呢?我不知怎么回答,也只好闭嘴。

(文图摘自《我的孩子朋友》,高东生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到处都是童话

高东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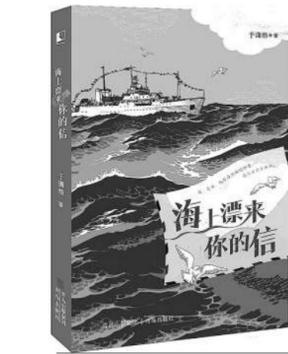


我为那只蝴蝶在草丛中蹲了很长时间,可它不紧不慢,翩翩而飞,和我若即若离,我不敢站起来,那样蝴蝶会离我远去。意外的收获是来了一只蜻蜓,就落在我眼前的草穗上。它虽有复眼,但肯定没发现我。它落下,休息,好闲适啊。我能看到它歪着脑袋研究脚下的草穗,面带微笑,还用前面那条左腿,或者叫左手,轻轻抚过草芒。

植物下面潮湿灰暗,但烂叶子中钻出了两朵小蘑菇,一高一矮,相互依偎着,就是一篇童话的结尾: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生活。

这些小生命真好玩儿啊,可惜好多人看不见。看见了也不知道哪里好玩儿。那次影展,我提供了一张照片,画面只是一片孤零零的树叶,鹅掌楸的叶子,很像一件小衣服,被树枝挑着,在晾晒,背景蓝色,天气多好啊。可是,多小的孩子才能穿上这件小衣服呢,想想,不禁莞尔。我给照片起名为“童话”,一位观众问,明明是一片小树叶,为什么叫“童话”呢?

我不知怎么回答,也只好闭嘴。(文图摘自《我的孩子朋友》,高东生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海上漂来你的信》于潇浩 著 青岛出版社

嗨,正在读信的你,从哪讲起呢?

在思索时,一抹亮金色闪烁不停。金色的鳞片正在海中翻浮,在200米以下,是海的半透光带,我追逐它,每一次,指尖刚刚触碰到它,海流激荡,它便漂到数米远处……光线半明半暗,鳞片时隐时现,连续几个猛子扎下去,追逐金色弧线,却未必能如愿。每一次在寻找写作素材,或者明明心中有极热烈的感受,却表达不出时,我便有以上感觉。

我爱海,痴迷海,这不仅仅是源于生活在沿海城市,更像是那种远古基因的呼唤——也许就是一种远古基因呼唤——也许就是那一支从海底登陆大地的生命,留在我身体里的基因。

书架上,属于父母的书我只留下了一本——1973年的《海洋学》,它比我年纪还大。老去的书脆得像薯片,每次怀着好奇打开,却是抱着失望合上。这也太深奥了,一堆公式,对于文科生来说,是一场灾难。

金色的鳞片就在那里,对于它的渴望,与我的日常生活平行,共同前进。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抓住它?

发现金色鳞片时,我年纪尚小,住在一栋百年老楼里。那栋楼位于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是德国俾斯麦军营旧址,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它本身就是生命体,住在其中,没多少烟火气,反而像个隔绝外界的壳。

我家住三楼阁楼,二楼是海洋大学的标本室,常年锁着门,但是通过钥匙孔可以偷窥。每次一把眼凑到那个钥匙孔里,大地就开始漂移。海水漫溢,从地砖

缝里。我的眼睛看到的是海鸟、海龟、海马、鱼、贝,还有——鲸,而我脚下也有无数的眼睛在闪烁,三叶虫在我腿间涌动,鹦鹉螺卷曲着触手推动自己的壳……

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又过了很久很久,人类出现了,再过了很久很久,我诞生了。

我的一次呼吸,空气中叠加了地球几十亿年的演变。海水越涨越高,我马上就要被冲走了,而恰在此时,我碰到了那枚金色鳞片。

当我从钥匙孔里收回目光时,魔幻时光下线,海水收回到地砖缝里。但我心里有东西不一样了,我看到的那个标本室,变成了时间的幻灯片之屋。

从此我就知道,我是海的孩子。金色鳞片,是我的灵感。

从小我就好奇,平静的海浪下,到底藏着什么。有谁会不好奇海底?把喜马拉雅山放进马里亚纳海沟,都填不满。从《海洋学》里,我知道,中国的四大海(东海、黄海、渤海、南海)不过是太平洋的边缘海,而大洋以无法被想象的瑰丽存在着。试问,哪个人不梦想去海底漫游?

我发现,能够解答这些问题的人,就生活在我身边,他们是我的父母,是海洋科学工作者,哪怕他们在生活里几乎不说海里的事儿,但他们这群人成了我的写作素材。

当我写《海上漂来你的信》时,已经写了两本海洋科考题材的书——《深蓝色的七千米》和《你在冰原》。前者写的是我国蛟龙号下潜的惊心动魄,后者写的是我国南极科考事业的寂寞和恢弘。我把自小的海风下沐浴、聆听、观察、思考到的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六一儿童节·阅读带给孩子们美好的童年

小学低年级

《马兰的歌声》(1册)



地处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的革命老区马兰村,在多年以前是一个没有音乐、没有歌声的地方。而现在,孩子们组成的马兰小乐队既可以在小溪边,山谷间唱响世界名曲《欢乐颂》,也成为从冬奥会开幕式到场馆闭幕式用希腊语唱响奥运会会歌的演员团队。这一切的改变都要归功于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邓小岚在这18年的无私付出……音乐改变着整个乡村,红色背景下的乡村教育呈现出的文化底蕴和丰富内涵极具历史传承感和中国特色。

《THIS IS米先生的世界旅游绘本·精选篇》(10册套装)



该书是视觉插画大师萨塞克先生的代表作,自1959年《这就是巴黎》面世,整套书创作周期长达20年,享誉全球半个世纪,经久不衰,被视为世界旅游绘本的开山之作,融合了人文、历史、地理、艺术和景观的传世巨制。

《任溶溶讲小时候的故事》(4册)



该书是儿童文学大师任溶溶记录自己童年生活的注音故事系列。精选作者小时候的趣事、奇事、糗事,展现他与家人、亲友、伙伴间相处的融融暖意。故事虽朴素极简,但童趣十足、天真精妙。故事中对于童年生活的描述,可以引起每位读者的共鸣;插图简洁有趣,与文字相辅相成,勾勒出童年之美、时代之美。

《小青鸟有声书·美绘注音本系列》(8册)



该书是一套有声版的短篇注音童话,汇集多篇名家力作和新锐作家新作,按照孩子们喜爱的内容分为八大主题:动物、植物、自然现象、魔法、国王、奇思妙想、星球和美食。故事角度新颖,题材丰富;配以童趣画风插图,并可扫码听同名广播剧,满足不同阅读场景需求。

《工作细胞》(2册)



该书为依托热播动画《工作细胞》、面向5—10岁儿童开发的科普故事漫画书,首批推出2册。图书将人体内部结构与细胞现实化、情境化、拟人化,讲述了红细胞、白血球、血小板、巨噬细胞、T细胞等主人公在维持身体正常运转及抵抗外来细菌病毒侵袭时发生的故事,以生动形象又富含趣味的方式为孩子讲述科学知识,普及健康理念。

小学中高年级

《白雪灯火》(1册)



为了寻找哥哥,山村男孩锁子独自离家远行。年轻教师金雪梅不顾自己孱弱的身躯和家中的幼子,毅然追寻而去。正当他们在滨海市相逢之际,金雪梅被查出患有重病。病痛中的她给8岁的儿子留下14封“诀别信”。这些珍贵的信被报纸选登后,牵动了全城人的心。滨海与山村之间架起互通互助的桥梁,素昧平生的人们在无私的爱中走进彼此的生活。短短几天时间,千家万户参与了这场远距离的爱心大接力。其间,两位失散多年的老友告别重逢的曲折经历也令人唏嘘不已……

《器成千年》(1册)



国内首部以三星堆文化和考古发现为主题的长篇童话,“中国好书”获得者李姗姗重磅新作。作品紧扣“成器”主题,以一团叫堆堆的泥巴历经3000年,从古蜀国来到三星堆博物馆的奇遇为主线,将泥巴的成器与孩子的成长交融。堆堆感受着神奇的现代考古技术让古蜀国历史文明重现,同时穿越时空的成长之旅,也让堆堆怀揣了3000年的成器之梦焕发新的光芒。

《姥爷有个百草园》(1册)



该书是一部以中医药为题材的人文故事集。以家木和家梅兄妹俩姥爷家的“百草园”为舞台,通过他们与姥爷的日常交流以及家庭故事的推动,串联起一个个有关中医药知识的有趣故事。

《会说话的古文》(1册)+《被委屈的汉字》(1册)



诗词的世界是神秘的,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甚至有受欢迎的,也有被误解的。该书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取了一些容易被现代人误读或误解的诗词,加以准确、权威的讲解,讲述这些诗词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使读者了解其前世今生故事,以轻松幽默的笔调还原诗词世界被忽略的历史风貌。文笔流畅,博古通今,兼具文学性、知识性,让儿童在阅读轻松幽默的故事中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活房子》(1册)



这是一部聚焦“未来人类如何在灾难后实现自救与发展”主题的长篇少年科幻小说。百年后的人类,已经能够自由驾驭现实和虚拟两个世界。在地球遭遇大辐射后,现实世界里所有未成年人的身体器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辐射,逐渐衰竭。人类为了保存现实世界的新生力量,持续维护虚拟世界的正常运行,计划将现实世界幸存的健康孩子的脑组织移入成年捐献者的身体——“活房子”里继续生长。主人公梓桐、云晓、艳儿、玛峰正是这样幸运的孩子,他们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假如一切从恐龙开始》(3册)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率领小象团队创作的恐龙主题系列儿童小说。每册聚焦一种恐龙,以该种恐龙的特性、习性等科普知识为基础创作儿童故事,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富有个性化的恐龙形象;通过恐龙的生存故事关注亲情的诞生、勇气的觉醒、团结的发掘,把“创世纪”的恐龙社会与人类社会的美好品质联系起来,富有哲思和启迪意义。

·广告·